

建寺文化的迷失与觉醒

目 录:

中华民国建筑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弘宪序

作者序

第一章 教徒们的宗教情怀

建筑是五明之一

原始佛教初期没有「佛寺建筑」

各种不同的佛教修行场所

无法定义什么是「佛寺建筑」

修行场所的名称

佛教传来汉地

佛寺等同官府

其它的道场称谓

借用“大雄”作为殿名

本书对佛教传布的分类

佛法先是间接由西域传来

希腊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结集佛教法的必要

前冠有「如是我闻」的经典，并非全都是释迦佛当时所说。

佛经为何须要重译？

后造经是加上说

帝王干预宗教，古今皆然

谁意识到真理，谁就是佛

佛教是「人本」的宗教

大乘佛教的吹嘘

佛教的演变

西域中亚地区大乘佛教兴起的源头

大乘佛教开始有了佛陀的偶像崇拜以后，才需要佛教建筑。

阿育王的企图

佛塔建筑的开始

丘就却利用佛教施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帝王即佛

汉地僧人接受官位的开始

弘法天子的自许

中土佛教政治的滥觞
后贵霜王朝也采用佛教治国
喇嘛教在蒙古传播的因由
“末世期盼”的真实性与背后黑手
冒充上帝的野心
佛教的庞大吸纳力
莲花净土与埃及阿蒙神
古代雅利安人并不崇拜偶像
偶像崇拜附加了崇拜帝王的方便
观世音菩萨的变身
帝王面貌的佛像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破坏圣像的经过
像不神圣因人而起
佛像或信众才需要殿堂
布施的真义
庞大的消耗
现代禅宗对盖雄伟佛寺的说法
应该及早停止宗教的剥削
小结

第二章 西域佛教的建寺文化

西域的范围

天竺佛教八大圣地

蓝毗尼

菩提伽耶

鹿野苑

王舍城

舍卫城

僧伽尸

毗舍离

拘尸那迦城

犍陀罗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波罗王朝的密教拥护

丝路南北道的佛教

于阗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龟兹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高昌——吐鲁番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楼兰——迷失的王国

敦煌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西域的石窟群

支提塔庙——中心塔柱石窟

毗诃罗窟
涅槃窟
大佛窟
佛殿窟——覆斗式石窟
背屏式石窟
阿羌塔（阿旃陀）石窟
爱罗拉石窟群
吐峪沟千佛洞
克孜尔千佛洞
敦煌莫高窟
伯孜克里克石窟
小结

第三章 汉传佛教的建寺文化

中国的佛寺

胡人很努力并有目的至中土弘扬佛法
中土建寺的目的
中土古佛教建筑的情形
禅宗寺院与丛林制度
禅宗之五山十刹
佛寺建筑的材料
悬空寺——空中佛寺
福州鼓山涌泉寺——台湾佛教的祖庭

小结

中国的石窟群

大同云岗石窟
天水麦积山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天龙山石窟
炳灵寺石窟

韩国（南韩与朝鲜）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韩国佛教以华严宗为最大宗派

日本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日本净土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云南及古南诏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越南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台湾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台湾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

「佛道一寺」的南华普门寺的启用

小结

第四章 藏传佛教的建寺文化

西藏地区寺院

布达拉宫——历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
大昭寺
哲蚌寺——西藏格鲁派六大寺的首寺
甘丹寺——黄教的祖寺
色拉寺——西藏格鲁派的名寺
小昭寺——上密院
下密院——格鲁派的主要寺院
聂塘寺——印僧阿底峡圆寂的寺院
热振寺——西藏佛教噶当派的祖寺
白居寺——西藏佛教各派共存的寺院
札什伦布寺——历世班禅的驻锡寺院
萨迦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主寺
桑耶寺——藏史上首座三宝俱全的寺院
敏珠林寺——西藏佛教宁玛派南藏传承的寺院
雍布拉康——西藏史上第一座宫殿
楚布寺——历世噶玛巴的驻锡地
强巴林寺——历世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寺
噶玛寺——噶玛噶举派的祖寺
巴嘎寺——西藏工布江达巴嘎山中的寺院
仁钦崩寺——西藏墨脱的宁玛派寺院
白日寺——西藏佛教宁玛派的主寺
桑顶寺——西藏佛教香巴噶举派女活佛的驻锡寺
雍仲林寺——西藏本教的祖寺

蒙古地区寺院

呼和浩特市大召
小召

青海地区寺院

塔尔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

四川地区寺院

四川德格印经院
噶陀寺——第二金刚座

中国地区寺院

雍和宫——内地最大的喇嘛庙
双黄寺——清代达赖和班禅在北京的驻锡地
沈阳四塔寺

尼泊尔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尼泊尔有二座闻名世界的大佛塔

大吉岭

锡金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不丹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拉达克——小西藏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小结

第五章 南传佛教的建寺文化
向南传播的佛教
斯里兰卡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缅甸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仰光市的大金塔等宝塔
 缅北的佛塔
 浦甘的佛塔
寮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高棉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泰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印尼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马来西亚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新加坡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菲律宾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小结

第六章 佛塔与佛像
 佛塔部分
舍利
 佛陀舍利塔的型制
 八种塔、十塔与如来八大宝塔
 供养舍利塔的功德
 迦膩色迦王建塔
 天竺珊奇佛、法、僧三塔
 早期中国楼阁式的塔及其以后的发展
 中国寺塔的特色
 古塔的代表
 藏传佛教的如来八塔
 西藏高僧灵塔
 西藏高僧灵塔
 现代密宗对佛塔礼敬的无限功德说法
 多功能的五轮塔
 七宝、轮王七宝与八吉祥、八宝、八供
 为何早期的佛塔摆在中轴线上？
 塔为何成了死亡的象征？
 绕塔是修行？
 佛像部分

为什么早期的佛长得像希腊人？
原先佛像是被雕刻来模仿、思念用的，不是用来拜的。
佛教徒不应该着像迷信
密教徒应该是模仿的高手
佛像塑造的起源
佛像艺术的发展
巨佛的创建
大月氏国的佛像艺术
秣菟罗的本土佛像艺术发展
笈多王朝的佛像艺术
波罗王朝的密教艺术
佛像雕塑艺术的主题
藏传佛教的佛像
千秋岁月计画
石窟壁上美艳的裸女
小结

第七章 佛教建筑与地理风水

身为太阳系的成员要了解太阳，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从「无」诞生的。
《易经》是中华古科学，不是宗教，但后来与各宗教有关。
密教五方佛与五方、五行
密宗的风水环境观念
《大日经》的择时、择地指示
诸佛与大树的关系
来华高僧精通天文地理
现代佛寺建筑的风水观
禅宗佛寺建筑的风水观
盖寺院请地理风水师参考有错吗？
明代宝华山见月律师重视地理风水的实例
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重视地理风水的实例
中土的左尊右卑
环境不佳会影响修行
其他有关佛寺风水的人物介绍
佛经中之天文图符与建筑
佛教八斋日戒十斋日的由来
藏密九宫八卦图是汉藏文化的综合产物
学佛者对《易》学应有的态度
小结

第八章 台湾佛教建筑的未来

佛法首重智信，建寺应为次要。

除非自度，没有人可救度！「迷时师度，悟时自度。」
台湾佛教应该正确地教育信徒
传统宗教错误的因果报应的「宿命观」障碍了关怀的付出。
感性的投入与理性智信的差别，何者重要？
台湾的佛教建筑能「直追唐宋」吗？
对台湾佛教建筑应有的考量
如何依据国法兴建佛寺
小结

第九章 佛教与科技时代的因应
住的理想与空间智慧
修行与住宅环境品质关系
科技时代建筑与自然环保问题
道场应该远离有危害使用之建筑物
应该适度地燃香供佛
新世代智慧科技建筑与磁场关系
佛法之实践与解决整体人类生存空间的关系
科技时代家庭道场的要件
科技时代佛教建筑应有的考量
未来佛教建筑应有的方针
小结

第十章 觉悟心中的佛性
真正众生平等的时代来临
正见觉知是什么？如何修正面引导？
从表象无法深识佛理
应该是谈智慧，说「了义法」的时候了
科技文明时代对佛法应有的态度
无般若空性，所学如盲
“心因暗示”的信仰秘密
佛也都是要在人道才能修成的，佛教是人生的佛教。
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谁？
是心的轮转
剥除宗教的神话会现出什么来？
无善、无恶心之体
应建立「内心净土」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陀是了悟的圣人，不是神
最糟糕的人生是「自欺、欺人、被人欺」。
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
老和尚的压箱宝是什么？

七佛开悟偈
志公禅师十四科颂

第十一章 佛教传播的历史与建筑资料
佛入灭年代的各种考据
与本书有关的历史资料
 西元前部分
 西元后部分
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王武烈—建筑师

密宗总持寺派传法阿阇梨教授师——圆烈佛金刚法狮子

宗教修学：师承显教隆升·恒月长老（103岁圆寂，赐法号：能法）。

密宗普方金刚大阿阇梨（赐法号：圆烈）、吴润江上师（赐法号：智扬）、陈健民上师。

研究学位：中国命运大学传统艺术哲学（易学）博士

社团服务：中华民国建筑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1989~1995、1998~年法规研究委员会委员、1998~年会员权益争议委员会委员。

高雄市建筑师公会 1985~1991 年法规研究委员会委员。

台湾省建筑师公会 1998~2001 年理事、2001~2004 年监事、1992~2001 年法规研究委员会委员、顾问。

台北市建筑师公会 1997~2000 年法益维护委员会委员、2000~2001 年法规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1~2003 年建管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易经研究社发起人及讲师之一、2003~理事。

台北市政府无障碍环境推动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

台北市政府 2000~年公共建筑物行动不便者使用设施改善谘询及审查小组委员。

中华民国建筑学会永久会员、第十四届法规委员会委员、第十五届理事。

日本建筑协会正会员。

中华民国捐血励进会永久会员。

佛教正见学会负责人。

1995 年激荡会年度会长。

中国命运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

中华星相易理堪舆师协进会第一届理事

中华全球建筑学人交流协会第三、四届理事。

中华民国室内装修专业人员学会第一届理事。

张序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
一朝尘尽缘生，照破山河万朵。」

初捧武烈兄的此本巨着，内心颇为振奋，盖多少世纪以来佛教在中国即有深远的影响，而本书则叙明了佛教建筑形成的历史由来。

佛学的「真、善、美、圣」往往妙合禅机，印涵心法，其潜移默化的思维韵染，早已根植民心，由思想产生信仰，信仰凝聚力量，宗教于焉形成。而建筑不仅是生活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实质表征，以之来阐扬佛教的精神向度，自是在建筑上有着璀璨精彩的演出。二千多年来的佛教建筑历史在本书中，娓娓道来，生动如栩，如数佳珍，令人不得不佩服武烈兄的学识渊博，见闻之广大与胸襟运筹帷幄之圆熟。

实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书，值得我辈咀嚼再三，特为之序。

中华民国建筑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理事长 签名

序

人类社会自从成立国家之后，部落间的精灵、巫覡、萨满等等信仰，都会被帝王强迫以较统一进步的宗教信仰替换，作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精神思想。这种新的宗教必须能够服务政治，并且有教化训民的目的。不过，一旦受到外来政权的侵入，那么外来的宗教也必然取代了被降服国原有的信仰。因此，许多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往往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被迫改变了信仰。诚如成吉思汗的后代，从草原的萨满信仰，有的改变信仰喇嘛教，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或东正教。看来宗教信仰当时是被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各教的僧侣必须服务政治，政教两方才能各得所需，这仿佛是地球文明的一种特色。可是，不知道佛陀、上帝或阿拉在天上，是否有意这般设定，却让地球社会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如此地纷争不息。

○宗教僧众是文化经师

二十世纪以前，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存留着“君权神授”的迷思，因为自古以来许多宗教长期配合着为君权服务，这些现象在历史纪录上比比皆是。因此任何一个宗教都会随着政治、经济在消长，但是有些国家民众知识的来源，大部分（或一直）是从僧侣们（古老的教师体制）的教导中获得，宗教师千百年来一直扮演了文化传承上重要的角色，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有些国家、地区还是如此（如缅甸国、西藏地区、蒙古地区、拉达克等等）。

在东方社会里，佛教寺院是正法传布的中心，更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僧众是佛法经师，也是启蒙的教师；信众先由基本读写技巧，进一步学到语言、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宗教等常识，更从寺院建筑和仪式中，激发出潜在的美术、绘画、雕塑、歌舞、娱乐等艺术之能力，属于“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地区就是如此。寺院甚至兼备了护佑、自治与保防的功能，并促进了地方的繁荣，以及社会与政治上的安定。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社会也是如此，因此，二十世纪以前，任何宗教的影响力的确不可忽视，至于本世纪一般教育已经普及的地区，是否仍会如此，将值得我们深思。

○政权与教权的较劲

但是，在历史上“教权”有时会凌驾在“政权”（统治权）之上，如“天主教”教廷、“西藏佛教”的“教政合一”；有时候则和政权平行。对于俗世的王权，宗教常通过神话来佐证其权威，并赋与君王的政治制度以神圣性、权威性，达到其“君权神授”的证明。任何宗教的僧侣团体都发现，如果不与世俗王权妥协或获得支持，就会出现危机，甚至被压迫。

在佛教的传播史上也不例外，佛教与王权、帝王与僧侣，在政治宗教上有其互补作用，僧伽只要紧密地依附于国家的行政官僚体系中，积极响应（或影响）国家的政策，或服从政治指示，便可充分体现宗教服务政治的功能，甚至成为政治诉求或政治动员的最佳力量，当然，弘法的目的也比较容易实现。可是，封建的“君臣伦理”也就重重地加负在佛教僧

团，造成宗教莫大的无奈。

从历史上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宗教信仰被融入于政治利益里面，表面上宗教暂时获得小益，但政治反而长期操控了宗教信仰，教义被任意添加或修改，宗教反而成为政治利益背书的祭品，以及支配人民的工具。南朝宋文帝（西元 424-453 年在位）毫不讳言地向臣下表示，假若百姓都信仰了佛教，则一定能驯服地接受统治，可以坐致太平。

对于统治者利用佛教的情形，佛教大师也很无奈，晋代道安法师就表明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隋代费长房说：「教兴在帝王。」、唐玄奘大师也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三人之言甚为真确。《元史·释老传》记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万历年间之《金陵梵刹志》中有关〈重修瓦官寺厘记〉说：「…复考我世尊所行化之国，非仅一王……，当此之时，重在“法王”（佛陀），则“人王”赖法（王）以有其国。……大法流而震旦（中土），重在“人王”（帝王），则“法王”赖“人王”以衍其教。……」言之切确。

如果不了解佛教在各国消长的情形，总会以为平常「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离世清修」的佛教僧众，应该是保持「政教分离」的态度，只有专心于山林中清修的生活。可是当时的出家众不是贵族就是知识份子，佛教与政治的挂钩，常常紧密得解不开，僧侣拥有权势地位，和中古时代“天主教”的情况不相上下，让人甚觉无奈。出家修行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拥有（智慧）知识的、有组织的僧团群，比一般人民来得不易控制，更是世界各国政府最担心的团体，各国都曾严加戒备。甚至插手干预宗派经典的思想，或者限制其发展。

○僧官阶级的设立

所以，古代中国后秦姚萇以鸠摩罗什弟子僧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与慧斌为“僧录”，令其管理僧务。至北魏开始就设有“僧官”以统辖天下僧徒，此后就有“道人统”、“沙门统”（又称“昭玄统”）、“僧正”、“释教总统”的官职，来替政府管理宗教。有时帝王直接干预佛教事物，如梁武帝以“佛亦复付嘱国王，向来与诸僧共论。”为由，就一心想当“白衣僧正”，亲自统治僧尼，领导宗教。

隋文帝改变北周“僧官制度”，比照北齐，在中央设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僧官，天下各州置“都统”、“沙门都”、“断事”、“僧正”；唐高祖聚集高僧于京，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侣，在鸿胪寺下设“寺观监”，后来唐代又有“祠部”、“两街功德使”等，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宋代以“祠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祀典、祠庙、医药之政令，“凡宫观、寺院、道释，藉其名额，应给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数。”；元代有“帝师”，在中央设管理佛教的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置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位以僧人充任，地方各路设“行宣政院”，各州府置“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僧官；明洪武年间仿照宋制，在中央置“僧录司”、府置“僧纲司”、州置“僧正司”、县置“僧会司”管理僧人，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明宪宗宠用西域僧人，分别授与“大智慧佛”、“大国师”、“国师”的封号，以彰显僧人的地位。

其他学习中国的，如「高丽王朝」则对僧人举行选拔的僧科考试，考试及格的僧人依序由官方授与阶位：教宗是“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禅宗是“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等各种僧职，甚至有“王师”或“国师”，由国家管理的“僧统制度”十分完备。日本在天智天皇时，正式设立最高的“僧官”，其下是“僧正”、“僧都”、“律师”、“法头”，寺院设“上座”、“寺主”、“都维那”，以统领僧尼如法。泰国的佛教则在“僧王”制度下，有“大长老会议”、“僧伽总监”、“地区监察”、“府监察”、“县管理长”、“区管理长”、“寺住持”，最后才是僧众的行政组织。越南历朝政治也是以僧侣为重，有国师、僧统、僧录等官位。

如此中外僧侣有了官位，被政府「御用」以后，权势地位也就水涨船高，驾乎在家信徒之上，这种世俗地位的获得，曾经（仍然）让很多人钦羡。就连道教也不例外，也曾获得官位，因此容易造成僧侣、道士喜爱攀附权贵，游走奉承的丑态，至今还处处可见。

○政教分离的必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虽都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近九十年来已经没有「国教」的强制规定。宗教是一种原创地最复杂的文化现象，为了避免各宗教之间产生冲突，现代国家的「仁王」要照顾的宗教也很多，佛教或道教早已失去如封建时代靠帝王的支持，有智慧的宗教理当趁此良机趁早与政治划清界线，远离政客，使宗教从政客的手中脱离，不要再被利用。宗教界要先自律，更该肯定信仰的价值远超过政治利益的诱惑，以免陷入历史上消消长长的泥淖里。

可是，如今在台湾从每次的选举，见到各种宗教的大师们急于游走奉承，期望能够紧紧和政治挂钩，以获得有高度政商魅力的人物皈依，如此会带来庞大的信众，更能期待登上“现今国师”的宝座；或政治人物发现宗教具有巨大的政治潜力，认为利用神圣的个人（大师）崇拜，可以动员群众，便勤于在宗教界耕耘人脉。可惜有些宗教大师居然争相公开拥护某一特定的候选人，造成信徒的纳闷、疑惑，甚至因此被批评、利用，而不自知。比较有智慧的，一看情势不佳，便马上宣布「封山」，以免选后惹来更大的麻烦。

○佛陀需要佛寺吗？

由于佛教寺院或道教等宗教之其它观庙的建设，自古以来大多由崇信佛教或道教的帝王或贵族的支持，不论是直接出资或间接鼓励兴建，如果没有帝王的赞成，就不会留下这些建筑精美的寺庙；西方“基督教”教堂的保存也是靠君王的支持，特别是东欧的共产国家，经长年的封闭，直到近年开放后，所有的“经典建筑”才呈现在世人眼前，而且都是宗教或宫殿建筑，但总是令人爱恨交加，叹息不已。

从历代许多记述中可以发现佛寺、道观建设得富丽堂皇，宛如帝王宫殿一般。而佛寺建筑的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Sakyamuni，意为“能仁”，“日种”释迦族的圣者）的出身为天竺的刹帝利（Ksatriya）种姓，若不出家也是未来的帝王身分，故寺院之格局型制等

同宫殿；道教则是主尊被奉为唐代或宋代王室的远祖，所以也大兴观庙以崇拜之。

要知道佛陀并不钦羨王位，才选择了「弃王就圣」，而证入圣道。释迦牟尼出家后，修行六年而觉悟成为“天人导师”，后人却一厢情愿地猜测佛陀的形像并兴建豪华的寺院，以表尊崇，这本就不是佛陀所愿，后世为何奢靡如此，应该值得深思。

《高僧传》卷十记载西元 306 年时，印度僧人、医生和术士耆域（Jivaka）到达洛阳，据传曾对京城里僧侣的衣着华丽，以及佛教建筑的精美装饰和雄伟，表示惊奇和不满。或许初期佛教僧团的成员有部分来自刹帝利王族，而且存有联合对抗婆罗门祭师不平等的对待，因此习惯上僧团倾向于照顾宫廷，并协助稳定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佛教会与政治挂勾的情形，来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

○二十一世纪是宗教自由与宗教治国的分野

关于“大乘佛教”如何产生以「佛教治国」的情形，虽然早年比较少有人研究提及，但是在本书编写资料中，可以发现各国政、教两者常合作无间，如同“印度教”一般，现今的尼泊尔等国就是如此。天竺传说的“金轮”，可以是武器又是“法轮”，所以古今中外许多帝王在利用武力取得统治权以后，改以「护法者」或「法王」或「转轮圣王」或「皇帝菩萨」的身分，极尽心思扮演「弘法」的角色，甚至越来越「青出于蓝」。

而从许多考据证实，早期阿育王时代只建有舍利塔，还没有佛像的崇拜，形成到后来佛教传播后的各国，都有大兴土木的过程，以及热烈的雕塑众佛、菩萨像，很容易明白大都受惠于「别有用心」的帝王们敕令兴建。但是这些寺院能让信众们付出最虔诚的心力，可说是集合了优秀的艺术创作而成的，因此可知佛教建筑是呈现着当时各民族文化的结晶，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台湾进入总统直选的时代，各种宗教又特别自由，再也没有以国家财力来兴建寺庙或观庙等等的可能。可是最近几年台湾经济不景气，加上几十年来宗教的「兴盛」已消耗了太多的社会财富，急速膨胀的寺院开销，造成信众与僧侣手头上的拮据，佛教已陷入经济的困窘，是否仍有必要像古代一样，再兴建花费昂贵的佛寺；或者从山里走出，到都市丛林中落脚，佛教建筑是否能转化成一种新的态势，本书许多颠覆性的资料会带给您不同的思维。

○应该重视佛教智慧的传承

佛教建筑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早期的建筑能保留至今的，简直是凤毛麟角。许多是毁于战火、天灾、老旧，在印度与西域许多是受到异教徒的摧毁，只能选择性的从古老的传记中去发掘，这也是本书的遗憾。但是明白了佛教寺院兴建的因由，聪明的我们一定会将早年急于兴建佛教寺院，想以护法精神累积“功德”的心态，即早转变为重视“智慧”的修持，不可再以“贡己卑人，好谀趋利，倚大势力，结好贵人。”为重。

《菩萨善戒经》明确说：「菩萨若有同师同学诽谤菩萨等法藏，受学顶戴相似非法者，不应共住。若定知己，不得向人赞叹其德，是名菩萨第八重法。」如此以免让人无法简别，造成邪见传播，而贻误众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应该晓得将现有的佛教问题，以正面的理性思维来处理，引导如何正确地修学佛法，不要再陷于「愚诚」感性的宗教情怀，才能让佛教的般若「正法」常转，更是笔者编写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目的

笔者并未亲临各地，况且一生中也无法踏遍这些名胜古迹。为了让追求宇宙真理的人，能够依赖今日的科技，在很短的时间里，明白达摩祖师为何说梁武帝在全国广建寺院的事，是了无功德的。谨以佛教徒的身分针对佛寺建筑的文化提出检讨，以求佛教徒能够从「心外求佛」崇拜迷失中，早日证悟心中的佛性。

因此，尽量从搜集到的参考资料，提出有关佛教建筑的古今特点，当然无法面面俱到一一纳入，遗珠在所难免。而且本书并非要作为任何论文形式发表，只是为了让「正法」永在，直接借用数百位作者的高见，来证明千古被扭曲的事实，故省略了引用出处，以免篇幅过分庞大。本书若能出版，以挽救迷惑异常的信众，则功德直接来自这庞大的作者群们，希望有缘接触本书的人，感恩回向给劳苦功高的作者群们。

而且任何一个地区的佛教建筑，都可以写成一大部头的丛书，所以许多著名的佛寺无法在本书中一一提及。希望读者能依书后的「参考资料」自行选读。有些考古年代众说纷纭，各有一番道理，还好本书并非要作为历史教材，而且只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只要能从各国佛教建筑的不同，看出佛法本不在于只为了兴建豪华的寺院，重要的是「法要」的所在——明白「一切唯心造」，如何「返观自性」修行了悟，才是重点。

再者，如阿育王或丘就却或迦尼色迦时代的弘法情形，各种学术资料早就搅拌不清，学者们各有主张。就像佛历元年是以佛灭后起算，但是今天却还有人当它是佛陀诞生年起算。以个人之力，毕竟无法完全弄清楚，远在二千多年前的史实，这也是本书的缺点，希望读者能包涵。

○感言与期望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陆续抽印纯文字版，邀请建筑师同行及建筑系教授指正，很感谢如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张骏逸博士提供照片与资料；中、美、日国家博士蔡添璧教授的鼓励；法国建筑博士陆金雄建筑师的赠书与建议；有中医师执照的叶大松建筑师对韩、日建筑历史的指正；医学工程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林志商讲座的协助，以及韩国文学博士郭秋雯教授提供韩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等书；中国命运大学校长解百荣博士的指正与资料提供；建筑师先进朱老师祖明先生、陈春福兄、王基隆兄、郭清辉兄等同行以及王辉煌老师夫妇提供实地照片；澳洲昆士兰大学博士生刘淳德居士的建议；同学巫金海居士提供历法的协助；同修吴艳红、沈良宵、林侑伶、杨铭峰、翁宏彬、黄玉云、徐于婷等等居士陆续地作错字校正与赞助完整版印刷费或提供旅游照片，才能在短时间内呈现给大家，特别再次志

谢。

本黑白印刷本，是呈现史实的稀有版本，资料的收集来自六百多本书籍、文献，谨提供有远观、较能宽容接受佛教真面目的人士收藏。由于许多史实相当不同于现今大师们传道时的说法，恐怕被误会本书有“障道”因缘，将来正式印行上市时，将视各宗派的立场如台湾净土宗、藏传佛教等，允许千华出版社更改或加注，以普及版出书。

但是，如果为了挽救目前走入重度迷信的佛教，照原出版也不妨。如果提早二十年，本书可能会是禁书之一，宗教大师一定会影响政治力禁止本书出版。某些大师会向信徒宣布本书不得碰触，而且还会运用自办的媒体批判，甚至于恶毒的诅咒笔者。很幸运地，时代不同了，在家众都已经觉醒了，知识已经足够分辨是非了，不会再相信政治罗织的偶像崇拜，当然也不再会以大师的话作为金科玉律。「嘉言录」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读者可以见到本书。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卢俊义牧师说：「……当教堂越盖越雄伟堂皇，而教堂邻近社区处处有饿殍时，这样的教会是传不出上帝活着的信息的。」当一个计程车司机发现剃头当起「师父」后，就有用不完的供养金；当欠款数百万元时，他的弟子说：「急什么！？师父回国办场斋僧法会，就有钱了。」……当一个卖药的李名嘴当了「师父」不久，就能以供养金荫庇众俗家亲属荣华富贵时。信众们！是谁的牺牲最大、最纯蠢呢？

几千年来各种宗教提供了人类文化的传递，其功劳卓著不可磨灭。不过，后来渗入太多人为的干预，宗教已丧失她原来的纯真，所以也希望虔信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建筑同行也写出《道教的建筑文化》、《基督教的建筑文化》、《伊斯兰教的建筑文化》等书，检讨各宗教在这几千年来对人类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的远景与期盼。最后，借用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先生的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进步，与重视科学的程度成正比，而与对政治或宗教的热衷程度成反比。」让看完本书的人，作为掩书后的省思。